

蒲松齡《日用俗字》註

張樹鋒 註

山東大學出版社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項目（09JHQ034）

蒲松齡《日用俗字》註

張樹錚 註

山東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蒲松齡《日用俗字》註/張樹錚註. — 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607-5271-6

I. ①蒲…

II. ①張…

III. ①漢字—異體字—研究②《日用俗字》—註釋

IV. ①H12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5) 第085096號

責任編輯: 馬銀川

封面設計: 張 荔

出版發行: 山東大學出版社

社址: 山東省濟南市山大南路20號

郵編: 250100

電話: 市場部 (0531) 88364466

經銷: 山東省新華書店

印刷: 濟南景升印業有限公司

規格: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21.5印張 303千字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價: 42.00元

版權所有, 盜印必究

凡購本書, 如有缺頁、倒頁、脫頁, 由本社營銷部負責調換

前言

一、蒲松齡《日用俗字》的內容和價值

《日用俗字》是清代著名文學家、山東淄川人蒲松齡撰寫的一部歌謠體的日用字匯編。據其《自序》，該書寫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是年蒲氏六十四週歲。他在《自序》中說到了編寫此書的目的：“每需一物，苦不能書其名。舊有《莊農雜字》，村童多誦之。無論其脫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點畫，率皆杜撰。故立意詳查《字彙》，編為此書。”爲了人們便於誦讀、記憶，他把農村日常生活用字串編成歌謠，共分31章，每章爲一個生活方面的內容。各章目如下：身體、莊農、養蠶、飲食、菜蔬、器皿、雜貨、果實、兵器、丹青、木匠、泥瓦、鐵匠、石匠、裁縫、皮匠、銀匠、氈匠、疾病、堪輿、紙扎、僧道、爭訟、賭博、衙衙（行院）、花草、樹木、走獸、禽鳥、鱗介、昆蟲。每章若干句，每句七言。全書共1588句（據路大荒《蒲松齡集》，盛偉《蒲松齡全集》本少2句），11116字。

據上引《自序》，《日用俗字》所用字形主要參考了當時通行的字書《字彙》（“詳查《字彙》”）。《自序》中還提到，“土音之訛，悉從《正字通》^①”；正文最後一章也寫道：“諸門俗字多遺漏，難在全掀《正字通》。”可見作者也參考了當時很通行的另一部字書《正字通》。對於其中的一些生

① 影印本無“通”字，則“正字”非書名。見《自序》注文中的討論。



僻字，作者還用小字加注了直音。如《身體章》頭兩句：“爺娘生來叫做人，髮辮奪體與頤信門”。

衆所周知，蒲松齡是文言小說的大家，以《聊齋志異》著稱於世；但是，他並不是一心只知讀書教書的冬烘先生，由《日用俗字》即可看出他對農村生產、生活各方面的熟稔。在《日用俗字》脫稿之後，他又編寫了總結農業及養蠶經驗的《農桑經》（1705年舊曆正月廿四日自序，分《農經》71則、《蠶經》21則、《補蠶經》12則、《附錄》16則）和匯集民間藥方的《藥崇書》（1706年舊曆二月十五日自序，包括急救方55、外科方86、幼科方22）。此外，他還著有《曆字文》《家政外編》等。這些著述都反映了蒲氏對民生的關注。應該說，這幾部著作中，《日用俗字》花費了蒲松齡更多的心血。《自序》中“詳查《字彙》”四字，看似簡單，實則異常辛苦，因為要為這麼多的民間俗詞一一找到字典上的合適字形談何容易！蒲氏肯定是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來完成這部著作的。所以，將該書稱為蒲松齡的嘔心瀝血之作，也是毫不過分的。

明清時期類似的農村用字匯編並非罕見。今人李國慶編《雜字類函》（學苑出版社2009年版）共收歷代雜字類著作80種，以明清時期作品居多，其中又以《日用俗字》字數為最多。從山東地區有一定影響的此類著作來看，蒲氏自序中提到的《莊農雜字》很可能是明代的作品^①。清代山東臨朐（與淄川為鄰）人馬益著的《莊農日用雜字》，性質與《日用俗字》類似，時代略晚（約編寫於乾隆年間，有手鈔本流傳），也是歌謠體，不過都是五言。該書共474句，凡2370字，與《日用俗字》相比，顯然容量小得多。此外，著名小學家、曲阜人桂馥（乾隆、嘉慶時人）著有《鄉言正字》（見桂馥《札樸》卷九），該書內容分8類：“身體”類16條、“飲食”類7條、“服飾”類13條、“器具”類30條、“禾稼”類8條、“疾病”類34條、“名稱”

^① 李萬鵬先生在《〈莊農雜字〉與〈日用俗字〉》（《蒲松齡研究》2000年紀念專號）一文中介紹了他所見到的一種坊刻《莊農雜字》，認為其中有不少明代事象，當為明代人編寫，至晚不會遲於清初。李先生並比較了《莊農雜字》和《日用俗字》的篇目及分類，以及少數句子的相同或相似，認為《日用俗字》是在《莊農雜字》的基礎上加以改造、擴編而成的。



類 58 條、“雜言”類 264 條。以上共計釋詞 430 條，數量更不能與《日用俗字》相比。不過，這兩本書的一些詞條可以與《日用俗字》相互參看，也可以相互補充。尤其是《鄉言正字》，因為有釋義，所以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日用俗字》中的一些詞語。

由《日用俗字》的章目即可看出，該書的內容涉及封建時代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現了清初魯中地區農村的全景式畫面，全書可以說是一份當時農村生活的百科詞表。因此，《日用俗字》無疑是研究清初魯中地區農村經濟和社會文化的重要歷史資料。舉例來說，一般認為，辣椒明末傳入中國，起初作為觀賞植物，清朝嘉慶之後才有入菜的記載。但《莊農章》有“秦椒爛煮南瓜菜”（“秦椒”即尖辣椒，今方言仍說），這說明，魯中地區在康熙時期辣椒已經入菜^①。而從語言的角度看，《日用俗字》所寫絕大部分是當地方言詞語（即《自序》中所謂“俗語”），其中包括在蒲松齡使用方言創作的聊齋俚曲中也未曾出現的許多方言詞語，可以說是一部清初魯中方言詞彙集；其中的押韻和註音字，則反映了當時當地的方言語音特點。因此，它又是一份難得的近代漢語方言詞彙和語音的資料。《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都引用了《日用俗字》的不少用例，就是該書語言學價值的很好的證明。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盡管該書的編寫目的是匯集“日用俗字”，但由於作者貶斥“率皆杜撰”的做法，通過“詳查”《字彙》這樣的字典來確定字形（據我們的考察，除了極少數的字之外，《日用俗字》的用字確實都是《字彙》所有的），所以，該書對當時的民間俗字其實反映得很有限。換言之，該書所做的其實是在為平常寫不出的字（“苦不能書其名”）和真正的俗字（“點畫率皆杜撰”）尋找字典上的“正字”，即“日用俗詞正字”。不過這樣一來，它的文字學價值反而是最低的。當然，其中也能反映出少量

① 乾隆時期山東臨朐人馬益著《莊農日用雜字》中也有“一時貪秋忙，沒到菜園邊。蔥蒜芥末韭，卷心白都干。秦椒茄子瓠，王瓜老了酸……”的句子，說明當時秦椒已經與蔥、蒜、韭菜、茄子一樣是菜園中的常見蔬菜，肯定是食用而不是觀賞用的。同時，這也說明“秦椒”非指胡椒，胡椒不在菜園中種植。



的俗字使用情况，仍然值得我們從文字學角度去觀察。

對於研究蒲松齡的思想（特別是其晚年思想）來說，《日用俗字》也是一項重要的資料。雖然該書主要是客觀羅列各種詞語和農村生活的各種事象，但字裏行間仍流露出作者的不少主觀評價，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觀念與情感。如他對農桑的重視，對生死的淡然，對勤儉持家的肯定與對浮華和陋習的指斥，對萬物自然的喜愛，等等。給我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對鬼神、僧道的貶斥和對迷信習俗的嘲笑。例如，《僧道章》中他把僧道都看成是自己不願喫苦勞作而借做法事裝神弄鬼、醜相百出的“閒人”，甚至直言：“不爲皇家養濟院，鐘磬經箱俱可焚。”《堪輿章》中則對風水先生的種種醜陋表演和人們對風水的迷信給予了極爲辛辣的嘲諷。蒲松齡以《聊齋志異》名世，他的形象似乎是一位“狐鬼”專家，他在《聊齋志異·自序》中也說：“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然而，《日用俗字》告訴我們，蒲氏實際上是一個相當徹底的無神論者，他的“搜神談鬼”只是借神鬼來論人世的一種特殊敘述方式而已。

二、《日用俗字》的版本和理解難點

《日用俗字》今傳有蒲松齡之孫蒲立德校正刻本《聊齋日用俗字》（清乾隆十二年即公元 1747 年刻印）及手鈔本；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聊齋文庫”藏有乾隆十二年刊本一冊、畢氏舊鈔本一冊、星垣氏舊鈔本一冊、蒲氏兒孫鈔本一冊，錄天山閣藏鈔本一冊，《聊齋日用俗字正編》蒲立德鈔本一冊，《日用俗字正編》鈔本一冊，《蒲柳泉先生日用俗字》鈔本一冊；此外還有其他鈔本的報道。今排印出版的有收入《蒲松齡集》（路大荒編，繁體字排印，中華書局 1962 年版；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以下稱路本）和《蒲松齡全集》（盛偉編，簡體字排印，學林出版社 1998 年版。以下稱盛本）的《日用俗字》兩種。路本未說明所據版本。盛本據其《校勘記》稱，“據清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 年）蒲松齡之孫蒲立德校正刻本《聊齋日用俗字》收錄”，並參校了聊齋遺著整理委員會的“聊齋資料”本《日用俗字》和《蒲



松齡集》中的《日用俗字》。路本和盛本兩本文字差異甚微（盛本校勘記只有 35 處），都沒有注釋。近年出版的《山東文獻集成》（第四輯，山東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影印了山東博物館收藏的乾隆十二年（與盛本所據刻本同年）蒲立德鈔本（以下稱影印本）。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本均基於傳鈔，而沒有蒲松齡的手澤件。不過各種版本的文字差異並不太大，本書重點也不在考據《日用俗字》的成書源流，只以路本、盛本和影印本作為注釋的基礎。

《日用俗字》一書並不因為“俗”而易懂，恰恰相反，《日用俗字》是很難懂的，它不僅是蒲氏著作中最難懂的一部，恐怕也屬於近代漢語古籍中最難懂之列。它的難懂，自然離不開它的時代性，由於書稿編成距今已經有三百年之久，書中許多事物已經消失，或是稱名發生了變化，由此造成閱讀理解上的困難，但這一點與其他古書是類似的。它比一般古書更難懂的地方在於它的兩個特點：一是極強的方言性。蒲氏此書本來就是為當地民衆服務的，盡管寫的不是俗字而是“正字”，但是詞語却絕大部分是方言詞語。這種方言性，使得本地之外的人很難通過漢字去理解它的真實含義；而現代的本地人由於生活世界的變遷以及其中的大量生僻字，又很難讀通它。二是它的百科性。如上已述，蒲松齡是一個通曉農村生產、生活各個方面的博識之士，曾編有《農桑經》《曆字文》《家政外編》等實用性很强的指導稼穡、養蠶、釀酒、醫療以及曆書陰陽等的農村實用書籍。唯有如此，蒲松齡才能編寫出《日用俗字》這樣涉及舊時農村生活方方面面、可以看作清初農村百科全書詞目總集的一部著作。但是，這些大量的專門術語對現在的一般人來說，却是非常陌生的，這樣也造成了閱讀和理解上的很大障礙。我們曾發現了《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中引《日用俗字》字句而有字音和意義錯誤的不少例子，這也可以說明《日用俗字》的理解難度。

上述閱讀理解上的難點，同時也是注釋上的難點。要能够正確還原《日用俗字》中的含義，既要熟悉淄川一帶方言，又要掌握必要的語言文字學知識，還要能瞭解其中所涉及的各方面專業知識，這幾乎等於不可能完成的任

務。我想，這正是《日用俗字》迄今仍無注本的原因^①，甚至也是蒲氏孫輩及他人鈔本有部分字鈔寫訛誤的原因。但是，出於對蒲松齡《日用俗字》的喜愛，爲了幫助讀者和研究者更好地理解該書，本人不揣譎陋，利用自己比較熟悉淄川一帶方言的條件，並數次到蒲松齡的故鄉淄川蒲家莊實地調查，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爲《日用俗字》作了注釋。雖然目前還不能完全解決所有問題，但是應該說已經能夠通過注釋基本讀通原文含義，爲正確理解和研究《日用俗字》提供了初步基礎。當然，書中還有一些詞語現在還不能得到的解，這就需要進一步的努力了。注釋中的一些錯謬之處，也熱誠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正，從而促進對《日用俗字》的研究並使它的各方面價值得到充分的發揮。

三、本書的注釋內容

本書的注釋主要着眼於語言文字方面，以幫助讀者讀懂爲主旨，其中的歷史、文化、經濟、思想等方面的意義一般不予闡發，那是更專門的研究才能擔當的任務。

本注釋以用繁體字排印的路本爲底本，以避免因爲繁簡對應不一而導致的理解錯誤。與盛本及影印本字形有異時隨文加以說明、辨析。

（一）詞義的解釋

《日用俗字》基本上採用方言詞語，所以本書注釋的首要內容是闡明詞語的意義，特別是當地方言特有詞語的意義。在這一方面，現代淄川方言及其附近的山東方言是主要的依據。由於蒲氏追求正字，不僅所有方言詞都去尋找字典上的他認爲音義合宜的字形，而且對方言實際讀音與字典不同的（《自序》中所謂“土音之訛”），他也根據字典去寫正字而非“土音”，這些都需要根據現代方言讀音^②去辨析詞語，求其確切所指。例如，《身體章》有“頑心”

① 上文提到的《雜字類函》所收的《日用俗字》，編者也有少量注釋，但一是數量太少，二是因爲不了解方言而望文生義，無法卒讀。

② 現代淄川方言特點與清初大致相同，本人曾對此有專門研究。（參見拙著《清代山東方言語音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一詞：“胸膛上骨號頑（窮）心。”從字書看，《字彙》解釋“頑”為“面上也”，而《正字通》則以為“頑”為“鳩字之訛”。根據字書釋義，顯然無法理解“頑心”所指。但今方言中稱胸口中部、兩肋交叉處的小骨（學名“劍突”）為“窮心”，與“頑心”讀音相同，意義相符，由此即可認定“頑心”的詞義。如果是現代魯中方言仍沿用的詞語，除了北方話中比較通行的之外，一般加上“今方言仍說”的說明。這樣既可以說明清初方言詞語在現代方言中的使用情況，也可以說明我們對詞義解釋的依據。現代魯中方言不用的詞語，則根據文意參考其他資料進行解釋。現代魯中方言的資料，以筆者直接調查所得的蒲家莊方言為主，另外主要參考了筆者的鄉談（壽光方言，距淄川不足 100 公里，參見拙著《壽光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1995 年版）、《淄川方言志》（孟慶泰、羅福騰，語文出版社 1994 年版）、《博山方言研究》（錢曾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3 年版）、《濟南方言詞典》（錢曾怡，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山東方言詞典》（董紹克、張家芝主編，語文出版社 1997 年版，筆者為副主編之一）、《山東省誌·方言志》（殷煥先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筆者為執筆者之一）及其他一些資料。

蒲松齡的其他著作是詞義解釋的重要參考。其中，《聊齋俚曲集》（近 40 萬字）也是主要用當地方言創作的，本書注意查檢聊齋俚曲中的使用情況，以作為《日用俗字》詞語解釋的參考和佐證。蒲氏的《農桑經》等書雖然用文言寫成，但其中的方言詞語以及涉及到的相關知識，也都可以作為參證。

古代和現代編寫的字典、詞典如《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當然是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其他還有如《廣韻》《集韻》等，這裏不一一列舉。

明清時期山東地區作者的一些著作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除了上文提到的《鄉言正字》《莊農日用雜字》外，還有明代臨朐人馮惟敏的著述、《金瓶梅》及《醒世姻緣傳》，今人董遵章教授編寫的《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等。

對於各科術語的解釋，除了參考相關詞典之外，還充分利用了因特網的



信息優勢。不過，在利用因特網的時候，注意了多條信息的參照以及對有關信息的核對，以避免其中的訛誤。

普通話中也說、比較易懂的詞語一般不作解釋。但有些比較專門的詞語（如有些動植物名），盡管不能算方言，但也作解釋，以便閱讀。

對少量仍不能給予妥帖解釋的詞語，則不强爲之解，根據文意作出範圍的推斷之後，注以“未詳”。有些無從入手推斷者，則只註明“未詳”。有些詞語所代表的事物已經消失，如古代的博戲名，這些就只能“待考”了。

（二）字形和字音的辨析

《日用俗字》的主要編寫目的是根據字典來確定方言詞語的正確字形，所以本注釋也對較爲生僻的字形與蒲氏所依據的《字彙》《正字通》進行比較，以確定其來源，從中可以看出蒲氏“詳查”《字彙》以及“掀《正字通》”所付出的努力。其中有少數蒲氏選字有可議之處的，也予指出，其目的並不在苛責蒲氏（因爲許多方言詞本來就是很難找到其本字的，甚至是本來就沒有本字的），而在於說明其字形蒲氏只是借用而已，未可全信其爲本字或正字。

《日用俗字》在傳鈔或者刻寫的過程中，有不少的字字形存在訛誤。如“莖”字“女”旁誤爲“歹”，“璽”字“玉”旁誤爲“土”，“來”誤爲“未”。本書對此進行了考證^①。可以肯定爲某字之訛的，直書“當爲”等字樣；尚不能十分肯定的，則書“疑爲”等字樣。

除了形訛字外，還有少數的字在《字彙》和《正字通》中都查檢不到。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是可以在後出的字書如《字彙補》《康熙字典》及現代的《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中能找到的，這些字可以認定爲真正的“俗字”（即並非蒲氏“詳查”《字彙》而寫的字形）。第二種是極個別的字（如“駮”），既非形訛，現代的字書也未收錄，那就更屬於當地的方言俗字了。

^① 可參看拙文《今本蒲松齡〈日用俗字〉形訛字考正》，《蒲松齡研究》2009年第3期；《〈日用俗字〉形訛字補考——兼論路本、盛本、影印本之關係》，《蒲松齡研究》2014年第1期。



生僻字一般不再注音，因為按照蒲氏的體例，有一部分字已經加了同音字注音，這些同音字一般是較常見的字，讀者很容易讀出；而有一些字由於可按聲符來讀（《自序》所謂“例應讀從半字”），所以雖然蒲氏未加注音，但也可讀出。更主要的原因是，對於生僻字，本書一般都會比對《字彙》等字典，其中都會引用其注音，所以無需再注。只有少數字加注了直音字（同音字）或拼音，有兩種情形：一是多音字注音，以防誤讀；二是《字彙》等字典的注音字較為生僻。此外，個別地方涉及今淄川方言的讀音而又與討論的問題有關時，使用了國際音標。

蒲氏的注音字通常是照引《字彙》。如果蒲氏未引《字彙》而另加同音字，則予以說明、辨析。

路本、盛本、影印本文本差異很小，有異文處隨文注出。

為了便於說明字形、字義及保存蒲書原貌，本書均用繁體字排印。同時，這樣做也便於印刷，因為計算機字庫中有許多生僻罕用字並沒有通用的簡體字形，如果要通過類推將其簡化，勢必要新造大批的字形（如上文說到的“頤”，需寫作“頤”）；如果不類推簡化，似乎又與其他簡化字不太協調。字形的異體，凡引用原文，一律遵從原字形（如“着”不作“著”），但註文中則統一使用較為通行的字形或“正字”（如註文中作“著”，不作“着”）。

凡 例

一、註釋原則

本書以釋讀詞語意義和考訂字形、字音爲主，蒲氏原書所涉及的文化、經濟、社會、軍事、科學等方面的意義及其歷史淵源等不作闡釋。

二、詞語釋義

1. 加註的詞語一般是方言詞語、古詞語或比較專門的詞語。今普通話中常用、比較易懂的詞語一般不加解釋。但爲便於閱讀，有些比較生僻或比較專門的普通話詞語也作了解釋。

2. 除《自序》用序號標出所釋的句子或詞語外，正文中註釋不再標序號，只在原句後用“◎”號分條列出。“◎”號後列被釋詞語，冒號後爲釋文。

3. 所釋詞語字面的意義或比較確定的意義直接解釋，詞語的引申意義或在文句中的具體含意前面加“指”“此處指”“這裡是……的意思”等字樣。根據文意推斷的釋義前面加“當爲”等字樣，不很確定的解釋前面加“蓋”“或爲”“疑”等字樣。

4. 如屬今淄川一帶方言仍然使用的方言詞語，在釋義後加以“今方言仍說”之類的說明。有些詞語標註了今方言讀音，同樣也表明今方言仍然使用。“今方言”主要指淄川一帶的現代魯中地區方言，其中部分詞語今淄川已不說，但附近地區仍用。有些詞語雖然今方言也說，但因爲是通語，便不再加以今

方言是否使用的說明。

5. 有必要時在釋義後引蒲松齡聊齋俚曲或蒲氏其他著作爲證或作輔助性說明。

6. 有少數句子因爲是韻語或其他原因導致不易理解，則加註串講其句義。此時“◎”號後不再列原文。

三、字形考訂

1. 蒲氏原句一律依路大荒《蒲松齡集》所收《日用俗字》字形排印（原爲繁體字豎排，今改橫排）。字形譌誤或盛本、影印本的異文，只在註中考訂、說明。

2. 路本字形如有譌誤，一般在釋義後（有必要時在釋義前）根據形近、義通的原則並參考音讀訂定正確字形（一般爲《字彙》中所收的字）。

3. 如屬生僻字，一般在釋義後比對蒲氏所參考的《字彙》和《正字通》，以見蒲氏對字書的借鑑。其中以《字彙》爲主。《正字通》一般只列字義的解釋，少數讀音與《字彙》不同者有必要時也列出。《正字通》字義解釋與《字彙》文字相同者，只寫“《正字通》同”；《正字通》字義解釋與《字彙》基本相同，但文字有差異者，寫作“《正字通》略同”。蒲氏選字有疑的，也略作辨析，但不過多追究其本字。所釋爲單字詞者，接排與《字彙》和《正字通》的比對；所釋爲多字詞者，比對的內容另起一段（多字需要比對則分列多段）。

4. 有少數生僻字在《字彙》和《正字通》中都未收錄，則主要查檢《漢語大字典》，少數查檢《康熙字典》《字彙補》《中華字海》。有極少數字形在各種字典中都查檢不到，則辨析其爲俗字或形譌。

四、音讀說明

1. 蒲氏原文所加的註音字（蒲氏稱爲“音切”）在被註字後列以小字（影印本是在被註字之側），爲便排印和閱讀，本書將蒲氏註音字用括號括起，不再用小號字。



2. 蒲氏所加註音字多數爲照引《字彙》。少數不同於《字彙》者，本書都給以說明。

3. 一般不另加註音。讀者可以通過蒲氏所加的註音字或按蒲氏所說“讀從半邊”（即照聲符來讀）得到該字讀音。個別生僻字蒲氏未加註音者，爲便於閱讀註以拼音或同音字。個別多音而異義者，爲免誤解也加了註音。

4. 本書所註字音，爲便於閱讀，一般使用直音（用同音字註音）。無合適同音字者用拼音。個別涉及方言讀音處，爲便說明問題使用了國際音標。

目 錄

自 序	(1)	疾病章第十九	(209)
身體章第一	(4)	堪輿章第二十	(220)
莊農章第二	(23)	紙扎章第二十一	(229)
養蠶章第三	(58)	僧道章第二十二	(235)
飲食章第四	(70)	爭訟章第二十三	(242)
菜蔬章第五	(91)	賭博章第二十四	(253)
器皿章第六	(99)	衍衍章第二十五	(263)
雜貨章第七	(123)	花草章第二十六	(269)
果實章第八	(133)	樹木章第二十七	(281)
兵器章第九	(140)	走獸章第二十八	(287)
丹青章第十	(146)	禽鳥章第二十九	(299)
木匠章第十一	(150)	鱗介章第三十	(308)
泥瓦章第十二	(159)	昆蟲章第三十一	(315)
鐵匠章第十三	(170)		
石匠章第十四	(175)	後 記	(323)
裁縫章第十五	(181)		
皮匠章第十六	(193)		
銀匠章第十七	(201)		
毡匠章第十八	(205)		

自序

每需一物，苦不能書其名。舊有《莊農雜字》，村童多誦之。無論其脫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點畫，率皆杜撰。故立意詳查《字彙》^①，編為此書。土音之譌，如“豶”讀爲“脚”，“種耜”讀“種使”之類，悉從《正字通》^②。其難識者，并用音切於大字之側；若偏旁原係諧聲，例應讀從半字，概無音切^③。或俗語有南北之不同者，偶一借用^④，要皆《字彙》所有，使人可以意會。雖俗字不能盡誌，而家常應用，亦可以不窮矣。

康熙甲申歲正月下浣^⑤，柳泉氏^⑥誌

①字彙：本處及後文“要皆字彙所有”，路本均未註書名號，似未作書名對待（或爲疏忽）。盛本加註書名號。今按：查《日用俗字》的用字及註音基本採用明代梅膺祚《字彙》，並且，有許多地方《字彙》與《正字通》並不相合，而蒲氏仍依《字彙》，可見蒲氏顯然是以《字彙》而不是《正字通》作爲選字的基礎的。這說明“詳查《字彙》，編爲此書”並非虛言，與下文所說“要皆《字彙》所有”正相呼應。

②土音之譌，如“豶”讀爲“脚”，“種耜”讀“種使”之類，悉從《正字通》：這裡說的“土音之譌”，並非字音問題，因爲“豶”“耜”兩字正文中出現時（“豶豬”在《走獸章》，“種耜”在《莊農章》）都沒有注上“音切”，所以無所謂“從”“不從”《正字通》。實際上這裡指的是方言詞的本字的問題。“種耜”今方言不說，暫不論。從“豶（豬）”來看，今淄川方言中，